

没有考试，寒门还能拼什么？（深度好文）

2016-06-28 投资中国



更多精彩内容，点击题目下方[投资中国](#)关注我们

» **今日微信号力荐** (长按红色字复制)

小白读财

xbducai

因为，我们真的生如蚁。

来源：萍语文 (dypyuwen)

作者：邓艳萍



有读者给我发邮件：萍老师，你的文笔好犀利，请你聊聊，素质教育到底该不该废弃考试？

我是庶民，没有雅兴探讨兴废之事，自有庙堂之上的人开会表决。我只想告诉天下父母和孩子，不要迷恋“条条大路通罗马”，如果没有能力改变，就顺应吧！

因为，我们真的生如蚁。

万恶的考试制度

却让寒门终于能出贵子

最早的拼爹是古时的“世卿世禄”了，特别讲究投胎技术，直到隋朝建立了科举考试制度，布衣草民才有了绫罗加身的可能。所以，诗人孟郊四十六岁及第登科，曾作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喜极！而比孟郊更痴的是范进，疯了！

莫笑古人，如果还有另一条羊肠小道可以安身立命，谁会这般痴？我不想讴歌考试，我只是从多个角度窥见了它的某种公平。没错！考试，就是最后一次不看脸的竞争了。

君曾记否？还有另外一种世袭现象——接班制度，直到80年代中期才废止。何为接班，就是不管你痴呆聋哑，都能名正言顺地顶替父辈公职端上铁饭碗。这为多少寒门关上了登堂之门，又为多少二代架起了通天之梯啊！那些年，如果你出身微寒朝中无人，别不承认，恢复高考让你获得了唯一的选拔公平！

也不要迷恋什么逆袭，说黄光裕也能登上富豪榜，说二人传也能唱红小沈阳。黄光裕初中肄业随长兄北上谋生，小沈阳从小辍学随母亲帮人哭丧，谁懂少年奔波之苦？是的，寒门依然可以出贵子，但你要跋涉多久，才能逃出你的穷山恶水？

你十指不沾泥 你就不知道跳出农门有多重要

“跳农门”曾是几代人的励志名词，你若十指不沾泥你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如过江之鲫，想要逃离花香鸟语的乡土。

我们总喜欢以诗人的情怀，把乡村吟诵成久违的山水田园。但那里绝不只有《山楂树之恋》里的清静安闲，还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喂猪放牛打谷割麦啊……

前几日，我看许知远的《十三邀》访谈，罗振宇忆起母亲当年的叮嘱，让我盈眶：“只要你能考上大学走出去，我们可以一辈子不再见面。”彼时，跳出农门的事关重大，几乎大过孝悌伦理啊！

而寒门起跳的资格，除了考试还能凭什么？脸？背景？

考试不是人生必过的桥 却省了你趟水过河的苦

席慕蓉说：“生命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我们都是那个过河的人。”连沾了仙气的诗人也坦承，我们有不可不渡的河，有不得不去的彼岸。**凡夫俗子更要细细思量——人生如渡，怎样过河？**

当然，我们不鼓吹考试就能普渡众生抵达一切。可是，考试虽不是人生必过的桥，但它省了你趟水过河的苦，不是吗？

中国有个被妖魔化的高考工厂——安徽毛坦厂中学，每年，这里万人送考的排场都引发网友的口诛笔伐。但**我们为何浩荡如蝼蚁，也要挤上这个独木桥呢？是因为，我们憎恶考试，却又无数次亲见一纸文凭可以“芝麻开门”的神奇力量！**

我曾读过一篇写毛坦厂中学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句轻叹：我们依然希望，毛坦厂是当初那样一个油菜花与杜鹃花铺展其间的安闲所在……唉，理想和现实，就只差一首诗的距离！

素质教育 是穷孩子更加买不起的船票

今年二月，年仅13岁的柳博身着阔气的阿玛尼西装列席深圳政协会议，他那又红又专精致无瑕的小阅历，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于教育公平的焦虑。话说，这个“阿玛尼少年”的提案是：继续推进教育改革，全民关注素质教育，不要让一张卷子决定我们的未来……**我的天，小小年纪穿名牌议时政，要拼素质教育，寒门与二代之间真的只是天壤之别吗？**

后来，连篇累牍的报道帮我们拼齐了这个完美少年的成长秘密——柳博的妈妈全职带娃，送他去各类高大上的培训班，演艺、形体、画画、钢琴、舞蹈、主持无一遗漏……而同样是13岁，在千里之外的郑州，龙龙已经因贫辍学，每日拾荒养家。**我们不仇富不欺穷，我只想说，素质教育是穷孩子更加买不起的船票！**

因为，素质教育，从来就不只是五讲四美那点事儿好吗！人家有富爸爸，两岁学礼仪，三岁学外语，四岁学钢琴；周五音乐会，周六植物园，周日美术馆，外加每年一次海外游学。这份气定神闲，寒门岂能有？而在四川大凉山，悬崖村的孩子们每天要花几个小时攀爬藤梯，连上学的路都要搏命穿越，更遑论素质教育！

如果你无法为孩子包办未来 就教他顺应吧

近年，关于应试教育的鸡汤和狗血，都很多。高考之前，我曾在报刊上看到某教授阔论高考无用，那文章真叫个气吞山河啊！但我很好奇——他家的孩子，上完高中真的不考大学了吗？

要我说，登高一呼当然爽，谁的骨子里不是英勇斗士？只是，生如蚁的我们，不得不被环境驯养。

一个无法为孩子包办未来的父母，除了教会他改变所能改变的，还要让他懂得顺应所不能改变的。要不然，你还能怎样，扛着猎猎大旗独自放弃考试吗？

尤其，当你只是个寒门子弟！

莫言：陪女儿高考

作者：莫言

摘自：莫言著《会唱歌的墙》

那天晚上，带着书、衣服、药品、食物等诸多在这三天里有可能用得着的东西，搭出租车去赶考。我们很运气，女儿的考场排在本校，而且提前在校内培训中心定了一个有空调的房间，这样既是熟悉的环境，又免除了来回奔波之苦。信佛的妻子说这是佛祖的保佑啊！我也说，是的，这是佛祖的保佑。

坐在出租车上，看到车牌照上的号码尾数是575，心中暗喜，也许就能考575分，那样上个重点大学就没有问题了。车在路口等灯时侧目一看旁边的车，车牌的尾数是268，心里顿时沉重起来。如果考268分那就糟透了。赶快看后边的车牌尾数，是629，心中大喜，但转念一想，女儿极不喜欢理科而学了理科，二模只模了540分，怎么可能考629？能考575就是

天大的喜事了。

车过了三环路，看到一些学生和家长背包提篮地向几家为高考学生开了特价房间的大饭店拥去。虽说是特价，但每天还是要400元，而我们租的房间只要120元。在这样的时刻，钱是小事，关键的是这些大饭店距考场还有一段搭车不值的步行又嫌远的尴尬距离，而我们的房间距考场只有一百米！我心中蛮是感动，为了这好运气。

安顿好行李后，女儿马上伏案复习语文，说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我劝她看看电视或者到校园里转转，她不肯。一直复习到深夜十一点，在我的反复劝说下才熄灯上床。上了床也睡不着，一会儿说忘了《墙头马上》是谁的作品，一会儿又问高尔基到底是俄国作家还是苏联作家。我索性装睡不搭她的话，心中暗暗盘算，要不要给她吃安定片。不给她吃怕折腾一夜不睡，给她吃又怕影响了脑子。

终于听到她打起了轻微的鼾，不敢开灯看表，估计已是零点多了。

◆◆◆

凌晨，窗外的杨树上，成群的麻雀齐声噪叫，然后便是喜鹊喳喳地大叫。我生怕鸟叫声把她吵醒，但她已经醒了。看看表才四点多钟。这孩子平时特别贪睡，别说几声鸟叫，就是在她耳边放鞭炮也惊不醒，常常是她妈搬着她的脖子把她搬起来，一松手，她随即躺下又睡过去了，但现在几声鸟叫就把她惊醒了。拉开窗帘看到外边天已大亮，麻雀不叫了，喜鹊还在叫。我心中欢喜，因为喜鹊叫是个好兆头。

女儿洗了一把脸又开始复习，我知道劝也没用，干脆就不说什么了。离考试还有四个半小时，我很担心到上考场时她已经很疲倦了，心中十分着急。

早饭就在学校食堂里吃，这个平时胃口很好的孩子此时一点胃口也没有。饭后劝她在校园里转转，刚转了几分钟，她说还有许多问题没有搞清楚，然后又匆匆上楼去复习。从七点开始她就一趟趟地跑卫生间。

我想起了我的奶奶。当年闹日本的时候，一听说日本鬼子来了我奶奶就往厕所跑。解放后许多年了，我们恶作剧，大喊一声：鬼子来了！我奶奶马上就脸色苍白，把提着裤子往厕所跑去。唉，这高考竟然像日本鬼子一样可怕了。

终于熬到了八点二十分，学校里的大喇叭开始广播考生须知。我送女儿去考场，看到从培训中心到考场的路上拉起了一条红线，家长只许送到线外。

女儿过了线，去向她学校的带队老师报到。



八点三十分，考生开始入场。我远远地看到穿着红裙子的女儿随着成群的考生涌进大楼，终于消失了。距离正式开考还有一段时间，但方才还熙熙攘攘的校园内已经安静了下来，杨树上的蝉鸣变得格外刺耳。一位穿着黄军裤的家长仰脸望望，说：北京啥时候有了这玩意儿？另一位戴眼镜的家长说：应该让学校把它们赶走。又有人说：没那么悬乎，考起来他们什么也听不到的。

正说着蝉的事，看到一个手提着考试袋的小胖子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人们几乎是一起看表，发现离开考还有不到十分钟了。几个带队的老师迎着那小胖子跑过来，好像是责怪他来得太晚了。但那小胖子抬腕看看表，依然是不慌不忙地、大摇大摆地向考场走。家长们都被这个小子从容不迫的气度所折服。有的说，这孩子，如果不是个最好的学生就是一个最坏的学生。穿黄裤子的家长说，不管是好学生还是坏学生，他的心理素质绝对好，这样的孩子长大了可以当军队的指挥官。

大家正议论着，就听到从学校大门外传来一阵低声的喧哗。于是都把身体探过红线，歪头往大门口望去，只见两个汉子架着一个身体瘦弱的男生，急急忙忙地跑了进来。那男生的腿就像没了骨头似的在地上拖拉着，脖子歪到一边，似乎支撑不了脑袋的重量。一个中年妇女（显然是母亲）紧跟在男孩的身后，手里拿着考试袋，还有毛巾药品之类的东西，一边小跑着，一边抬起胳膊擦着脸上的汗水与泪水。

一群老师从考试大楼里跑出来把男孩从那两个男人手里接应过去，那位母亲也被拦挡在考试大楼外。红线外的我们一个个都很感慨很同情的样子，有的叹气有的低声咕哝着什么。我的觉悟不高，心中有对这个带病参加考试的男生的同情，但更多的是暗自庆幸，不管怎么说我的女儿已经平平安安地坐在考场里，现在已经拿起笔来开始答题了吧。



考试正式地开始了，蝉声使校园里显得格外安静。我们这些住在培训中心的幸运家长，站在树阴里，看到那些聚集在大门外强烈阳光里的家长们，心中又是一番感慨。因为我们事先知道了培训中心对外营业的消息，因为我们花了每天120元钱，我们就可以站在树阴里看着那些站在烈日下的与我们身份一样的人，可见世界上的事情，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的。

譬如这高考，本身也存在着很多不公平，但它比当年的推荐工农兵大学生是公平的多了。对广大的老百姓的孩子来说，高考是最好的方式，任何不经过考试的方式，譬如保送，譬如推荐，譬如各种加分，都存在着暗箱操作的可能性。

有的家长回房间里去了，但大多数的家长还站在那里说话，话题飘忽不定，一会儿说天气，说北京成了非洲了，成了印度了，一会儿又说当年的高考是如何的随便，不像现在的如临大

敌。学校的保安过来干涉，让家长们不要在校园内说话，家长们很顺从地散开了。

将近十一点半时，家长们都把着红线眼巴巴地望着考试大楼。大喇叭响起来说时间到了，请考生立即停止书写，把卷子整理好放在桌子上。女儿的年级主任跑过来兴奋地对我说：莫先生，有一道18分的题与我们海淀区二模卷子上的题几乎一样！家长们也随着兴奋起来。一位不知是哪个学校的带队老师说：明年海淀区的教参书又要大卖了。

学生们从大楼里拥出来。我发现了女儿，远远地看到她走得很昂扬，心中感到有了一点底。看清了她脸上的笑意，心中更加欣慰。

迎住她，听她说：感觉好极了，一进考场就感到心中十分宁静，作文写得很好，题目是《天上一轮绿月亮》。

下午考化学，散场时大多数孩子都是喜笑颜开，都说今年的化学题出得比较容易，女儿自觉考得也不错。第一天大获全胜，赶快打电话往家报告喜讯。晚饭后女儿开始复习数学，直至十一点。



临睡前她突然说：爸爸，下午的化学考卷上，有一道题，说“原未溶解……”我审题时，以为卷子印错，在“原未”的“未”字上用铅笔写了一个“来”字，忘记擦去了。我说这有什么关系？她突然紧张起来，说监考老师说，不许在卷子上做任何记号，做了记号的就当作作弊卷处理，得零分。

她听不进我的劝，心情越来越坏，说，我完了，化学要得零分了。我说，我说了你不信，你可以打电话问问你的老师，听听她怎么说。她给老师打通了电话，一边诉说一边哭。老师也说没有事。但她还是不放心。

无奈我又给山东老家在中学当校长的大哥打电话，让他劝说。我说：退一万步说他们把我们的卷子当成了作弊卷，给了零分，我们一定要上诉，跟他们打官司。爸爸认识不少报社的人，可以借助媒体的力量，把官司打赢……

凌晨一点钟女儿心事重重地睡着了……

我躺在床上暗暗地祷告佛祖保佑，让孩子一觉睡到八点，但愿她把化学的事忘记，全身心投入到明天的考试中去。明天上午考数学，下午物理，这都是她的弱项……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构成投资意见，并不代表本平台立场。文中的论述和观点，敬请读者注意判断。

投资家个人交流微信：investjia，如有问题及时解答，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互相交流学习哦！

靠理财发家不是梦！这里有你想要的一切↓↓↓



投稿：879250066@qq.com

理财头条

你不仅是在关注我们 而是走向财富



您的理财好帮手，时刻为您分享最新理财资讯和干货技巧，爱理财的朋友必关注。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成不了高富帅了！



长按识别图中二维码关注我们

点击“阅读原文”查看：【基金行业网】终于有人把基金定投讲清楚了！（实战经验）

[阅读原文](#)